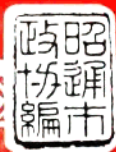


昭通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輯



目 录

云南起义四十周年纪念辑录.....	编 者	(1)
禄国藩在辛亥革命中.....	周钟岳	(2)
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	禄国藩	(4)
云南护国前后的回忆.....	禄国藩	(13)
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	邹若衡	(18)
抗战前后我的回忆.....	龙 云	(37)
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	卢 汉	(53)
我的自述.....	潘朔端	(79)
回忆184师海城起义.....	马逸飞	(89)
锦州蒋军被歼回忆.....	卢浚泉	(96)
曾泽生自传.....	曾泽生	(105)
附录：乔景轩《回忆曾泽生军长》		
龙云在云南起义前的活动.....	安恩溥	(129)
我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后.....	龙泽汇	(144)
昭通史迹钩沉.....	杨鹏 整理	(172)
历史上到过昭通的第一个欧洲人.....	严斯信	(180)
彝族源流及彝族年简介.....	余安志	(184)
重修八角亭记.....	曹吟葵	(191)
孀妇捐资办学.....	马子银	(192)

令人敬佩的师茂材校长.....	郑燕铭	(196)
抗战时期的昭通京剧班社.....	陈德荣	(200)
昭通自来水工程记略.....	刘中和	(209)
从昭通武林人物说到彭勤.....	黄济舟	(215)
昭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录.....		(223)
增补政协委员名录.....		(223)

补白:

题大龙洞联三则.....	(3、52、190)
军中杂诗.....	(12)
忆秦娥.....	(88)
艳灏石.....	(104)
杂感.....	(128)
蓉城杂感.....	(171)
题龙尾关诗.....	(191)
悼张希鲁兄.....	(214)

云南起义四十周年纪念辑录

编者：1949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全国解放形势下，卢汉将军率领云南全省军民在昆明通电起义，至今已整整四十周年。这是继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后又一次光辉的革命业绩，是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勇牺牲，以武装革命，反对清廷和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谱写了云南近代史上民主革命的篇章。地处滇东北高原的昭通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在历次民主革命战争中，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为此，本刊特选辑部份我区先进人士亲身经历过的两次“起义”以及护国、靖国、抗日诸战争的回忆文章，它重现了当年为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战斗的史迹。我们重温这些具体史料，必将受到亲切而深刻的教益。这些作者中，龙云、卢汉两人，是主宰云南军政大权二十六年的风云人物，而且同是出生在昭通市西去130里的炎山农村中。如果加上历史上曾属昭通行政区划的会泽人物唐继尧，那么，他们相继统治云南于整个民国时期，这就成了许多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探讨之秘。我们辑录的这些回忆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先进史实，是有一定纪念意义的。

这些文章，辑录自全国及省、县的《文史资料》及其他资料中，经过认真地核符史实，文字上小有更动，特附志于篇首。

禄国藩在辛亥革命中

禄国藩，字介卿。云南昭通人。幼读书，矢志尚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游学东瀛，入陆军东斌学校。同学多革命志士，国藩亦感动，为同盟会会员。滇河口事起，黄君子和、俞君华伟等先归，国藩联络同志为后援。未行而事已败，爰留东三载，乃旋滇。滇大吏予以见习员差，寻委七十四标第二营代理排长。未几，委充队官，国藩窃喜假以斧柯，得收拾军心，与已合而为一。

清宣统三年秋，黄子和（名毓英，会泽人）返滇，秘密倡议革命，国藩亦与同标李仲初、邓和清（名泰中，会泽人）、李献廷（名修家，盐兴人）等联合，日奔驰各处，运动军队。时有巡防队第四营，颇形障碍，国藩与李仲初，不避危险，进以说词，该营将弁，竟就范围；遂及率七十、三、四两标头目，示以宗旨，谓防军尚且赞同，而新军必全体一致，庶免貽笑。于是众梦初醒，转示兵士。声势渐大，谣诬四起。统制钟麟同，侦知国藩辈所为，拟先撤差而后查办，幸统领蔡锷为之解说，始获免。

是秋八月，鄂军起义，武汉光复，蔡统领与唐监督樊燮、及李（鸿祥）、谢（汝翼）、刘（存厚）各管带，秘密会议，约有日期。国藩等按兵不动，越九月九日午后九钟，奉统领秘密命令，遂转告目兵，准备出发。十一钟时，蔡统领单骑到标，号召全标集合站队，宣布宗旨，令第二营为前卫，二营管带某，即令

国藩为前卫前队。旋又令区分尖队，即时出发。行一里许，见城内火光烛天，知七十三标已先入城矣，于是督兵疾进，至天台，巡防第四营，果安居不动；进至高埠巡警局出口处，遇马队截阻，国藩队散开，由民房各巷攻击，该队目兵知系步队七十四标，遂不听该队官长之指挥，各自退却，国藩乘势通过，以掩护后方队伍。又至机关枪操场，马队集于此，虽闻有冲锋口令，而该队目兵，亦不听令如故，国藩等入小东门，奉命占五华山。即率队前进，至军械局左之街口。钟统制已先占领此地，施放机关枪甚烈，国藩等隐见钟督队，击毙其马弁，伤其乘马，钟退守万寿亭前，我军蹙之。时军械局与钟之机关枪，互相侧防，弹至如雨，侦探兵李开科受伤被虏。国藩同尖队长率领侦探长退回，另改方向攻击，乃避于两廊，随即上刺刀，冲锋前进，该队不支，向撞钟楼方面退去，国藩擒获该队队官郭昌临，遂占领南门。旋又奉令攻击督署，由甘公祠街进攻，乘势冲入辕门，纳降机关枪士兵，其他守兵皆退走，遂占领督署。

十三日军政府成立，任国藩为警卫大队副长，寻又奉命援蜀。

注：本文系周钟岳先生撰写，原题目是《禄君国藩事略》。

李崧甫题 大龙洞联

生面忽别开，看峭岩骨耸，峭石乳悬，问谁只手撑天，劈空此玲珑一洞；

尘氛都净涤，俯孤屿泓清，寒潭泉洁，伏兹原头活水，流出去灌溉万家。

（据谢允鉴先生供稿，与本刊第二辑第二页有异，故特重刊。）

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

禄国藩

（一）清末云南编练新军概况

清朝末年，云南防务系由巡防军担任。当时清廷认为云南乃边防重镇，特命满洲大员锡良为云贵总督，接替丁振铎的职务。丁振铎老诚持重，清白自持，对云南虽无什么显著政绩，但对云南财政异常重视，他的任内积存藩库的现银约有数百万两。锡良接任后认为云南地处边陲，介于英法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对于国防十分重要，可是云南只有巡防军之设置，虽有五六十营之数，而使用的武器，仅有九响毛瑟枪，并无大炮机枪之配备，如一旦有事，应付为难，就决计另行编组新式陆军，担负此项重任。于是拟定计划，至少应编组新式陆军一镇，以资应付。所需款项，云南藩库所存的现款或敷应用。锡良就照上述情形，说明原因，奏经清廷允许，编练陆军一镇，依新设番号，暂编为陆军第十九镇。所需经费，由国库开支，购械款项，即由云南藩库拨用。锡良奉旨后，向德商购买一镇人用的步枪、马枪、机关枪、管退炮、手枪等武器，附有计划表册，交与德商订立合同，限期运到云南应用。

先是云南已经编组了一个混成协，亦称新军，协统为陈宦（即陈二庵），但内容还是不完备，所用武器极不一律。迨锡良的计划奉准后，就用这个混成协做基础，添募壮丁，扩编为暂编

陆军第十九镇。事前已在昆明的巫家坝、北校场、干海子及大理、临安等处建立了十二个营，四个标本部和驻扎的营房。于1909年（宣统元年）编成后，即开始训练。

陆军第十九镇，下设三十七、三十八两协，每协设两标，即步兵第七十三标、七十四标、七十五标、七十六标，炮兵一标，马兵一标，工程兵一营，辎重兵一营，重机枪一营，宪兵一队，军乐一部。军制为雇兵制，所有各标营队的兵员，都就驻扎地点招募。驻在省城附近的，有步兵第七十三标、第七十四标、马标、工程营、辎重营、机关枪营，均由省城附近州县招募。驻大理步兵第七十六标、驻临安步兵第七十五标、亦均由大理、临安附近各州县招募。服役时期无定制。辛亥光复后，即废镇改编。

陆军第十九镇镇统为崔祥奎，三十七协协统为张毅，七十四标标统为元升，第二营管带为胡忠亮，后改委刘存厚。我于1910年5月由日本回国，到达昆明，即奉委到第二营任左队官职务。第一营管带为张翰卿，后改委唐继尧，第三营管带为刘禹九，后改委雷飙。这时新购的武器已经运到分发，我标所领到的步枪名6.8MM，系德国制造，非常灵利好用，以后因训练打靶，需要实弹，由标本部领有少数发营存储备用，光复之夜，全持此项储备弹药应用。

锡良于1909年调为东三省总督，遗缺由李经羲继任，未到任以前，由云南藩台沈秉坤护理。1910年冬季，李督到任，我标曾派第二营前往大板桥迎接，李乘坐绿呢大轿，毫不理会，引起全营官兵愤慨不满。

当时为了整训新军，在总督署特设有督练公所，为幕僚机关，负责办理新军训练、粮饷补充事宜。内设总参议一人，参谋处总办一人，兵备处总办一人，教练处总办一人。总参议为靳云鹏，参谋处总办为胡景伊，兵备处总办为高尔登，教练处总办为韩建铎，粮饷局总办为杨百绳（总参议即等于总督的参谋长）。

以上人员，到1911年又有变更，教练处总办 韩建铎 调为炮标统带，其遗职调三十七协协统张毅接替，张所遗协统职务由王振畿接替。为时约半年，王又调任参谋处总办职务。因胡景伊经广西巡抚沈秉坤调去任职，其所遗第三十七协协统职，又改调广西协统蔡锷接替。这时镇统崔祥奎早已另换钟麟同接替，第七十四标统带又另调曾鹏程接替，越数月即换曲同丰接替。至1911年夏，曲同丰调升为三十八协协统，所遗七十四标统带职务，由罗佩金接替，未久即光复。

（二）云南光复的经过

1911年我国掀起了一个推翻封建皇朝统治的革命，一般通称之为辛亥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能发动，主要因素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以及组织同盟会所起的作用。当时回国奔走革命以及策动革命的，多半是在国外加入同盟会组织的人。另外还有国内学生，也因为痛恨清朝的残暴专制（如大辟徐锡麟案）而赞成革命，在全国主要各省分头进行活动，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总的目标。但在云南进行这次革命，是以军队为主要因素。云南过去曾组编有新军一镇（即一师），其中带队官自协统（旅长）以至队官（连长）大部份都是留学日本学军事的学生以及国内军事学校的学生，自参加到军队以后，即暗中进行活动，各级都有人负责。据我所知，当时在云南的人员中有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刘存厚、庾恩旸、赵福祥、张开儒、黄毓成、李培初、黄子和、禄国藩、邓泰中等；国内学生有刘云峰、黄永社、王秉钧、马为麟、赖心辉、杨葵等。当时这些人担任联系，在事前都有秘密的活动。其中主要做这一工作的有黄子和、黄永社、邓泰中、杨葵等人。对军队学校中可靠的人员进行运动联系，尤其是黄子和进行得最积极，随时都将情况对各标营的负责人互相交换。七十三标（一团）的负

责人有管带（营长）李鸿祥、排长黄子和，七十四标有标统（团长）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队官有李植生、禄国藩，炮标（炮兵团）为谢汝翼、刘云峰。此外，还有工程营、马标（骑兵团）、机关枪营、辎重营等，因为军官中均无可靠的人员，事前未与联系，只对各该标营的军士进行联络。对推翻清朝专制皇朝改变为共和国体，挽救国家危亡这一宣传要点，都为当时的官兵中有识者所赞同。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间，湖北首先起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通电全国，我省即首先响应，即于是年九月九日夜起义，发动军事，推翻清朝在云南的政权。当时蔡锷亲到七十四标，发布命令，我标为主攻部队，派第二营为前卫，附机关枪一队，我队为前卫，前队附机关枪一排，炮标附于本队之后，向省城东南门攻击前进，由标统罗佩金任指挥官。七十三标由李根源以及第三营管带李鸿祥负责统率该营全营及第二营大部，向北门、西门一带攻击前进，该标第一营被该营管带齐世杰蒙蔽，将全营率带至虹山上扎营自卫，到拂晓该营士兵暗中得到通知，才自动反正进城，并入李鸿祥部。同时顾品珍负责指挥讲武堂学生为内应，夺开城门。当时统制钟麟同，于事前已调有辎重营两队以及机关枪一队，据守于五华山上，并于当晚又调有马标全标集合于东门外，阻止我标行动。待我队开到时，该标士兵知系七十四标，不听命令，即让我标通过。该标统带等军官认为事不可为，遂即将全标队伍撤退回干海子营房。工程营表示中立不奉调遣。总督衙门是用他自己的卫队营防守，但以兵力悬殊，寡不敌众，仅一夜之间，到拂晓时，新军即已全部占领省垣。本标占领了五华山，总督衙门，七十三标占领了军械局，总督李经羲被俘；统制钟麟同自杀；镇本部参谋长杨吉祥、参谋处总办王振畿因反对起义，均被击毙于江南会馆，总参议靳云鹏乔装逃走。其余事前未参与的军政人员，临时大都赞成附和，惟七十三标统带丁锦、第一营管带齐世杰等北洋系军官中，除少数反

对被枪杀外，其余的均被去职，至此省城军事行动即告停止。随即组织军都督府，公推协统蔡锷为都督，宣布省垣光复。军都督府组织成立，遂即通电全省军民，公布起义经过。时驻大理新军七十六标、驻临安新军七十五标，皆有国内外军事学生在内主持，均一致响应、拥护起义。因此，南防、西防两方面的巡防军虽有数十营，未敢表示反对，当即宣布全滇光复。所有在职文武官员，照常供职，安定地方，是为第一步的处理。其次对三迤的巡防军队为数不下一万余人，其中在职的官员不无忠于清朝者，暂时虽无异动，难免发生变故，为防患未然计，由当时的咨议局召开会议，联合在省的军政大员，联名通电全滇父老及文武官吏等，遵奉命令，拥护都督府，各安职守，勿得惊扰失职，影响治安，用民意机构辅助宣传号召。为使各地方的军政人员得到安定，解除顾虑，另外还由在省的卸职军政人员，对省外有交情的人，用私函开导，使他们知道大局实况，已非清朝能够挽回，幸勿固执己见，贻误个人的前程。因为当时的迤南方面有开化镇兼统领夏豹伯，统有巡防军约四十余营，迤西方面有大理提台李福星、丽维镇兼统领张含英共带领约有巡防军二十余营，迤东方面亦有十余营，他们是联合起来反对的。如果听任演变，发生军事，要平定他们还是要费相当的时日，且将使地方糜烂，所以作了以上处理，结果收效很大，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始终未敢妄动。又因我新军七十五标驻扎临安，七十六标驻扎大理，对这两方面亦有镇慑力量。例如临安之七十五标响应省城反正，开化镇兼统领夏豹伯认为是新军叛乱，命令驻个旧督带孔繁琴率所部三个营驰赴临安平乱。当时新军负责人赵福祥（标教练官）闻报，即派新军一营前往阻击，中途遭遇，新军由前卫队伍先行占领阵地，巡防军来到即加以反击，巡防军不懂战术，被新军猛击，伤亡惨重，遂即溃败退走。巡防军受到这一教训，知道远非新军的敌手，更感觉到妄动不得，全省得到统一，未出任何事件。为

了要进一步消患于无形，于次年一月（即民国元年），由都督府选派大员出省巡阅，作实地的调查整顿，使地方得到进一步的安定。迤西方面派李根源为西防巡阅使。迤南方面派罗佩金为南防巡阅使。迤东方面，比较安定，故未派遣。对内的处理，已如上述。对省外因川黔两省政局混乱，哥老会横行，大肆骚扰，波及邻省，复经两省绅耆上书于本省政府求援，我省乃派兵援助，当即派了两个梯团援川。第一梯团团장은谢汝翼，第二梯团长是李鸿祥。又派了一个纵队援黔，纵队长唐继尧。因此邻省地方秩序得以安定。这三路军队都是从迤东方面开出的，对地方起了安定作用，故未另派大员巡阅。

（三）光复后滇军援川的经过

辛亥全滇光复、政局已告统一后，经邻省人民的请求，于是遂有出师援川之役。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令将四川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群起向总督赵尔丰请愿，没有结果，群情忿激，于是聚集更多的人抬着光绪皇帝的灵牌，身披黄钱冲入总督衙门，跪求总督，赵非但不允许，反而用武力将请愿人民赶出，因此人民更加愤怒，筹组“同志会”加强准备，若不允准，誓死反对到底。这个运动由成都发起，这时因用书面已受阻碍，用木牌写上此会的宗旨，顺岷江上游放下，唤起全川人民起而响应。这个组织的主旨是要争回四川铁路权为地方所有，是一种民意的正当要求，殊不知竟被哥老会利用。宣统三年（1911年）的冬季，在上川南、川东沿江一带地区，都有“同志会”的组织，自行成立各种各样的司令部，截收地方各种捐税，扩大自己的武力，跟着又受到湖北首义的影响，声势更大，当时的府县官厅已无力镇慑，有的地方连自己本身的安全都要大绅保护，地方秩序紊乱已极，人民受到了骚扰，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会的信赖。正在这时，云南响应湖北起义。不数旬间全滇光复，政

局统一，地方秩序恢复如常。这时旅滇四川同乡会接到各该地方商民求助的意见，向云南政府请求派兵援助，以拯民于水火。当时都督蔡锷，允许出兵相助，遂于是年阴历十二月由省派出两个梯团开赴四川之叙府、泸州一带。第一梯团由三个步兵大队（即三个营）一个炮兵中队（即一连），附机关枪一排、担架一分队编成。梯团长为谢汝翼，参谋长为顾品珍，副官长为禄国藩，大队长为李修家、李承贵、吴馨兰，炮兵中队为王璧钧。第二梯团仍为三个大队一个炮兵中队，附机关枪一排、担架一分队编成。梯团长为李鸿祥，大队长为王秉钧、马骥等。第一梯团首先出发，由省经过昭通、大关、盐津出四川叙府（今宜宾）。第二梯团经过宣威、威宁、毕节、永宁出四川泸州。

本梯团于阴历腊月下旬进到四川叙府城，沿途的“同志会”均未阻止，我军只向他们作警戒处置，未向他们进行攻击。“同志会”的首领，都是府河一带的哥老会头子，即胡潭、罗子洲、关得胜等人，于府城外陕西会馆内设有司令部，截收各种税捐，并擅自提取盐款。梯团长谢汝翼认为他们还是反对清朝的，不作敌人看待，采取善意的办法，召集他们到本梯团部来开会商议，意欲晓以大义，要他们自动解散，各归田里，恢复地方秩序。但他们都怕我军暗算，拒不到会，为要解除他们的顾虑，梯团长派参谋长顾品珍和我亲自拜会这几个头子，说明本军对待他们的诚意，希望他们坦率商量解决办法。他们提出要收编他们为正式队伍，发给饷项后就服从命令，不再截收税款，意甚坚决。谢梯团长仍抱委曲求全之旨，再度召集地方官绅商议，仍不拟用武力对待，用折衷的办法允许他们有枪支的收编为地方部队，以服从整训为条件，但他们不接受这种办法，仍坚持要一概收编，并要求发给枪支。他们误认为人多势众，本军不过一千余人，不敢用武力对待，因而逐渐强硬起来，毫无尊重本军诚意。谢梯团长认为仁至义尽，万难迁就，只好作军事的处理，除派李修家大队先期

进驻自贡保护各井场不许任何部队侵扰外，在叙府城方面，情势已成僵局，不得不用武力解决。当即派辛丞贵一大队，附炮兵一排，机关枪两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令其向据守附近各山头及各险要之“同志会”队伍进行攻击，将其驱散为度。“同志会”虽然人多，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只有点旧式枪支，经不起我军犀利武器的攻击，有几个山头的营盘，我步兵未到，即被炮兵击中，营盘爆炸，其众皆飞奔逃走，时仅一月，即告平定，所有他处之“同志会”，闻风自散，地方秩序渐次恢复。自贡、犍为各井场均未遭受损失，旋即派队清乡。在泸州方面第二梯团亦同样进行，这时“同志会”组织已无形消灭了。但有两件事应提出叙述：

1. 在叙府方面清扫“同志会”时，当天下午有魏焕章和毛老四（即龙云）两人率部二十余人有枪十余支来投诚，自称为滇人，请求收编。谢梯团长即命我前往查看，原系认识的人，魏焕章是永善县大井坝粮户，毛老四名龙志舟是昭通恩安县属炎山的粮户，确是滇人。我即据实回报，谢梯团长允许收容，交第三大队收编，魏、龙两人给予候差员名义留队服务，以后即随军回滇。

2. 自贡井方面有一税务总办为黄德润，号玉田，系云南会泽县人，由前清进士授四川知县。其次子黄子和，一生奔走革命甚力，于云南光复后率兵援黔，中途遭害，均为同辈所痛惜。为此其父亦受到崇敬，本军班师时，邀其随军回滇，以后成为云南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至次年（即民国元年）四川政府由尹昌衡任都督（日本士官学生），组织完善，全省已趋于统一，我军已无驻川之必要，遂即准备班师回滇。是时四川政府为补偿我军的费用起见，筹备有川银二十余万两送给我军，只好接受，表示无其他野心。因当时我军进至自贡井以后，川省当局深惧我军进驻成都，谋取政权，

无法应付，只有送点礼物，表示感谢，以观察我军态度。殊不知我军援川，出于道义，如果有此阴谋以两梯团之兵力（三千余人）在扫荡“同志会”之后，乘机直抵成都，并不是难事。因当时川省部队多系旧式，非我军对手，所以不肯出此者，完全为保持我军信义，才不失援助之本旨。有人说：我军向四川要到银子才走，这种说法是不知实情的一种揣测。我军于是年三月，即全部开拔回省，随即办理老兵退伍手续，援川军事，至此结束。

蔡锷诗二首

军中杂诗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
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

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
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

（录自《蔡松坡遗集》）

云南护国前后的回忆

禄国藩

辛亥革命（1911年）后，云南续有援川之役，事毕，班师回滇。随即将服役过期士兵实行退伍，只留军士以上的干部负责训练新兵，我即其中之一，任第二联队第一大队长，由于留任的干部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大家都热诚地从事训练工作。

辛亥革命的结果，南北两政府合并，孙中山先生为了求得南北统一，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以国民党的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为条件。由于国务总理负全国行政之责，地位重要，而袁世凯蓄有野心，阳奉阴违，暗中派洪承典（即洪述祖）到上海刺杀宋教仁，以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企图恢复独裁统治，保持北洋军阀的传统，不仅嫉视宋教仁，对领导辛亥革命握有兵权的民党人员，亦同样嫉视，用各种手段把四川、湖北、广东等省隶属于民党的都督撤换，因此民党对袁世凯越来越不信任，逆知他必不忠于民国。民国2年（1913年）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起义讨袁，云南都督蔡锷以及部队长等均表赞同，决定出师应援。其时我正率兵驻防昭通，所奉命令有本军出师中原，以维持和平为目的的指示，我军方出动，湖口起义军已被袁军解决，赴援不及，只好暗中撤回，是为癸丑之役。云南反袁，从这时起更加积极了。

之后，袁世凯以为江西的事变，既已扑灭，又有强大的北洋军可恃，西南力量不大，不足为虑，只有四川居西南中枢，地位

重要，特派亲信陈宦为四川督军，加给封号，坐镇西南。据说，陈宦受命后，临行前向袁世凯叩头谢恩，表示忠诚拥戴之意。嗣有筹安会之组织，通电各省征求对帝制的意见，各省无敢反对者。该会即以人心归向为词，奏报袁世凯。袁遂决心背叛共和，恢复帝制，自为皇帝。对各省督军各加封号。云南唐继尧封为侯爵，并派专使何国华赉封勅来云南颁发，仪式甚为隆重。何即暂住云南，为袁的高等密探。这时唐继尧在表面上不能不表示拥戴，而民党党人反对袁氏则更加积极，特别是团营长中级军官，由于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较深，一致认为才把清朝皇帝打倒，袁又出来做皇帝，恢复帝制，内心非常忿激，于是秘密组织，商量进行办法，负责联系的人有罗佩金、刘祖武、顾品珍、邓泰中、杨蓁、黄永社、黄毓成等人（这是吕志伊、杜韩甫等未到昆明以前的事）。他们经常在罗佩金或刘祖武家里密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集会。当时我在昭通任步兵第九团团长，他们把商谈的情况，用密电通知我，我复电赞同。他们并把商谈的内容和大家反对袁氏的意见，由邓泰中、杨蓁二人秘密报告唐继尧，唐表示同意，但嘱务须严守秘密。唐表面上仍然拥戴袁世凯，以获得准备的机会。至于邓泰中和杨蓁两人所以敢向唐密报反袁事件，因邓和唐有亲谊关系，又是同乡，杨蓁则由邓的介绍平日与唐也很接近，所以推他们向唐密陈，即使唐不同意，也不会出问题，殊不知唐对这件事，是早有同感的了。

先是蔡锷在北京与唐继尧有了联系，然后秘密出京，先赴日本，再绕道经香港到越南，唐即派其弟唐继虞把蔡迎护到昆明。经过缜密商讨以后，决定拥护共和计划。遂于民国4年（1915年）12月25日，通电给袁世凯撤销帝制，限24小时答复，一面宣布独立，一面作军事动员，组成护国军。护国军编为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为蔡锷，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钧，第三军总司令由唐兼（我是参加第一军的）。在编组的时候，对第一军总司令职